

自法國哲學家朱利安「間距」觀念追探 ——也斯在中國詩學上打開的「間距」效果

翁 文 嫻*

提 要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為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哲學家。曾任法國國際哲學院院長（1995-1998）、法國當代思想研究院院長（2002-2011），現任巴黎人文之家世界研究院「他者性教席」教授。

朱利安的漢學與哲學著作共三十餘本，被譯成 25 種語文（中譯本有 16 種）。他 1978-1981 年到香港，在香港新亞研究所隨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學習，他作為一名西方人，又是希臘哲學的研究者，卻在每個中國經典的地方都停留了一陣子，下了很多工夫。在詩學道路中，筆者一直堅持中國古典與當代國際的撞擊，對於朱利安 2011 年提出「間距」觀念：要繞道遙遠而冒險的他方，再回到熟悉地域重新辨識其中的孕育力，特別有深刻感受。

也斯詩觀及其語言特色，早被評為最具香港特性的詩人，筆者亦曾數度撰文論述。也斯詩語言中的鏤刻敘述，時空固定裏的準確心念把握，一直是現代詩發展少有的。然而，造出這樣的情境，這行止與心意，在中國詩歌文化算是如何的變種？它滲入了什麼外來的因素？一如香港這奇特的城市？本論文特引

本文於 106.12.14 收稿，107.11.14 審查通過。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812_(63).0004

入朱利安繞道中國，重整歐洲的學術方向，特別他的「間距」觀念，期能對此文化與詩學現象有更清明的觀察。

關鍵詞：朱利安、間距、也斯、中國現代詩學、香港

An Investigation of French Philosopher François Jullien’s “*L’Écart*”: The “Interspace” Effect Leung Ping-Kwan Has Produced in Chinese Poetics

Yung, Man-Han*

Abstract

François Jullien is a famous French contemporary sinologist. He has been president of the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1995-1998)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 de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 (2002-2011). Currently, he is the Chair of Alterity at the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He has over 30 French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sinology and philosophy, some of which are translated into 25 languages and 16 already have their Chinese versions. From 1978 to 1981 he visited Hong Kong and studied sinology in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under guidance of New Confucian philosophers such as Mou Zong-San and Xu Fu-Guan. Despite his identity as a western researcher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he chose to stay in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put great effort into them. On the road of poetics, the author persists in having Chinese classics collide with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us deeply sympathizes the theory of *l’écart* ‘interspace’ Jullien proposed in 2011: “Make a detour to a remote and adventurous place so as to once again recognize the fertility within the intimate regions upon returning.” Leung Ping-Kwan’s perspective on poetry and his language features have made him the poet with the most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Th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uthor has highlighted in her works many times that the vivid depiction and the accurate grasp of the mind within a fixed time and space in the language of Leung Ping-Kwan's poems are ra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etry. This art of Leung leads to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s: How should we perceive this kind of variation in the culture of Chinese poetry? What kind of foreign factor has influenced this culture? Is it as unusual as the way the city Hong Kong i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o the reader how Jullien detoured throughout China and reorganized the academic directions of Europe, especially with his concept of *l'écart*, and hopes to make a clearer observation about this cultural and poetic phenomenon.

Keywords: François Jullien, *l'écart*, Leung Ping-Kwan, Chinese modern poetics, Hong Kong

自法國哲學家朱利安「間距」觀念追探

——也斯在中國詩學上打開的「間距」效果

翁 文 嫻

一、前言：作為一篇詩學評論的構想

在 2011 年，寫〈無限承接的溫柔——梁秉鈞詩學的香港角色〉時，就處理過也斯敘事筆法與《詩經》的關係；¹ 說出他承接廢名將散文意念入詩；他六十年代無意於現代主義；九十年代也無意於後現代主義。至於詩內主體，「我」與外物的狀況如何呢？文內花不少篇幅，比較臺灣各名家詩語言內「變外象之形」的情景。筆者二十多年詩學方向，過去嘗試用「賦、比、興」三種想像方式，觀看現代詩語言變化中「敘事」、「變形」、「對應」三類詩人各種創造位置的不同點。近年來，發現三種型態變化，都出在同一軸心：主體「我」與外「物」之間的繁複演變。寫到也斯，對他詩裏「我」是無限溫柔承接外物時，特別有感觸；覺得這不是他個人現象，可能是整個香港的生存實境。這令我對環繞更大的文化與東西方哲學的議題，更圖深入。

這次論文，嘗試自也斯詩閱讀的基本把握之外，借法國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1951-）「間距」的觀念，將也斯身上中國古典傳承與西方語言思維混雜的效果還原，讀出也斯作為一名詩人，如何在詩意的明辨中，更新了世界的觀看。更重要是，他借詩語言的尖端，磨利插入某些我們既是日常，又不容易

¹ 梁秉鈞，詩名也斯（1949-2013），作為學者或評論身份時，他多用原名梁秉鈞，後來在國際上漸漸有名，國際上多用 Leung Ping-Kwan。但他最先在香港文藝圈活動，一直用也斯的筆名，香港文藝圈喜以也斯稱之。本文為了簡便，以也斯稱之。文後書目稱謂則根據原書的名字。

接納、更不容易因為新鮮筆法而頓悟出的存有真諦。也斯雖然因為香港背景自然到達英語的國際視野，但有趣的是，這名香港詩人洩露的情懷，人與人相交的方式，卻一直保存了中國傳統，甚至很有「土味」，這角度是兩岸三地，多從外國文學學習的現代詩人少有。

本文除簡略介紹法國哲學家同時事漢學家的朱利安先生「間距」要義，主要運用「間距」意念，將也斯詩內的古典中國與西洋思維一片片剔出。分析詩人如何運用新語言，帶來完全不同的感受。文分三項：一、揭發出中國人很難表述的，親人情感間相處的困難。二、因為西文的思辨能力，令我們較容易把握事象，也擅長借這個存在真相，去思考某些綿長的文化情態，達到古語所謂：「格物致知」。三、也斯自覺地吸收山水詩筆法，將現代城市「無隔閡」呈現。因此，也斯詩造就出的香港文化特色，若放到更大版圖：古今相續的「中國詩學」上看，將更有意義，若用朱利安的觀念是：他為中國詩學打開了一個文化的「間距」。

二、也斯的地位與評論文字回顧

也斯的文學成就，所呈現出的本土性、國際性、跨領域跨文類特色、後現代風貌，每一項都有很好的論文、與訪談以表述。眾多的研究令我們知道，上述四項，雖然好像都是「顯學」，一般時代作家總得沾些邊，但也斯論者可以一絲不苟地，每一項都舉出許多他與別人不同的紮實成果。甚至連他逝世周年專輯《回看也斯》²（2014年1月），厚如畫冊，自意念構想至編排方式，印象中未有作家得如此美好的「身後集」。2014年11月，臺灣大學出版社，為也斯出上、下二冊厚厚的詩選，還配上幾十張攝影作品。印象裏，除了旅居美

² 黃淑賢、吳煦斌主編：《回看也斯》（1949-2013）（此書並非出版社印行，而是也斯追思會上發行的刊物），書後附記：「本書配合『回看也斯』計畫編制。2014年1月10日至28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及香港藝穗會舉行，旨在關注香港作家、香港文學和詩學。」

國的葉維廉與杜國清（算是臺大校友），臺大出版社還未為臺灣詩人出過詩選哩！

筆者也為梁秉鈞的詩寫過四篇文章；³ 為闡釋他的詩學觀念，曾公開演講四次。⁴ 最記得在香港《文學評論》裏 2011 年刊登的第一篇也斯論文，劈頭第一句說：「必須承認，本來不是那麼容易接受也斯的詩。」⁵ 這種弔詭感覺在論文的鋪陳探索下，自然慢慢平伏了。但從古典文學出身的體質，長期住臺灣接受的詩觀的傾向，碰到也斯這樣，持續辨解與追尋文明特性的創作者，我這位香港人，隨著每一次文章與每次演講，對於詩人以致他所處的這個香港時空，面對面的撞擊是愈來愈深沉。彷彿每次的研究與評論，被敲打形塑的不是也斯，卻是閃躲多年不見天日的，某些長期隱埋的自己。慢慢領悟得：一位好的文學家的作品，是可以包含豐富，放射出一個族群的特性，令人不斷凝視。

2012 年出版的《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裏面評論也斯的作者，不乏詩人、小說家、散文家，⁶ 而其中的詩學創見，與綿密周延的學術程序，絕不亞於純學者式的論文。可能是物以類聚，大家圍繞著梁秉鈞這位又評論又教學、跨領域創作人物的觀點，真不好意思隨便發言。逐篇細讀，覺得這批文

³ 四文分別為：〈梁秉鈞 50 年詩選·跋〉，《梁秉鈞 50 年詩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頁 857-862；〈蒙塵玻璃連接廣大的海洋〉，《香港文學》第 352 期（2014 年 4 月），頁 10-11；〈尋找一種「也斯的敘事體」——港台之間的交流與騷動〉，《文訊》第 336 期（2013 年 10 月），頁 104-105；〈無限承接的溫柔——梁秉鈞詩學的香港角色〉，香港《文學評論》第 14 期（2011 年 6 月），頁 5-12。

⁴ 2015 年臺北國際書展講座：「苦瓜的滋味：談梁秉鈞詩學與城市性」；2014 年臺北信義誠品香港周《游——香港詩人梁秉鈞的旅程》講座：「也斯的詩與攝影」；2013 年臺北詩歌節講座：「亞洲的滋味——重讀也斯」；2013 年香港 Kubrick 書局與黃淑嫻、洛楓對談：「也斯的敘事體——港台之間的交流與騷動」。

⁵ 翁文嫻：〈無限承接的溫柔——梁秉鈞詩學的香港角色〉，頁 5。

⁶ 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 年）。例如其中收錄鄭敏、羅貴祥、陳智德、游靜、葉輝、鴻鴻、洛風、葉維廉、痾弦的評論，他們都是詩人；另外蔡炎陪、周蜜蜜、黃禮孩是散文家、西西、羅貴祥寫小說。奚密、周蕾與顧彬算是有名的漢學評論家。

章可以作為「現代詩學」的一種典範。他們幾乎不自覺凝聚了奇特的共識——評論者思考如何切入也斯的同時，也叩問著自身的存在向度。他們大多有中國古典學養，又有國際理論訓練；有文學創作經驗、還熟悉電影與各種藝壇思潮。更重要的，他們都能如也斯說的：「是不是我真正感受到的東西？」，又如他說：「我們要深入理解實在的處境，不要生吞活剝理論硬套過來」。⁷ 實在的處境是什麼？葉輝說：「光是感動和嚮往恐怕無濟於事」，他於是說出也斯詩的特質：「透過抽象或具體的人情和物理，逐層探索。從表層和基礎入手、留神、思考、推敲、層層上下求索、回顧前瞻……。這樣的歷程，也許近於古人所說的『格物致知』吧。」⁸

也斯詩不斷鏤刻出，香港彈丸之地的人民，在中國動盪背影下所感受的「物」與「知」；然則也斯詩學的研究者，體會到的「實在處境」，是透過詩語言尖端的營造，牽涉一個宏大的美學發展過程。本論文承續過去對也斯研究的線索，為了更突顯也斯香港身份內，中西文明交會衝撞的特色，特引伸法國漢學哲學家朱利安在 2011 年提出的「間距」概念，期望對此文化與詩學現象，有更清明的觀察。

三、朱利安的哲學工地與「間距」概念簡介

（一）身為漢學與哲學家雙重身分

朱利安（又被譯于連、余蓮）為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哲學家，哲學著作共三十餘本，被譯成 25 種語文（中譯本有 16 種）。⁹ 在訪談《文化撞擊與未來

⁷ 羈魂、梁秉鈞對談：〈詩・越界・文化探索〉，《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頁 42。

⁸ 葉輝：〈《東西》的若干種讀法〉，同前註，頁 473。

⁹ 有關朱利安的完整書目，請參考最新出版的卓立：《暢活存在：進入朱利安的思想》（臺北：開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7 月），頁 7-14。

的哲學》¹⁰ 中曾提到，他是法國有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剛開始專注於希臘文獻，寫亞里斯多德和宗教的研究。他發現東方哲學的自成體系，是永恆寧靜的存在。當時歐洲學中文的很少，他 1974 年到北京，1975-1977 年去上海。這是文革之後四人幫，中國最不想與人交談的時代，氣氛嚴峻。但在一般報章書寫可以讀出：中文世界的表象語言可以與真實本質全不相符。¹¹ 這給朱利安極深刻感受，後來寫出《迂迴與進入》（1998），說出某些用中文表述的特性。

他 1978-1981 年到香港，設立法國漢學研究中心，其後在香港新亞研究所隨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學習。他自言此時，才正式遇到中國的「傳統文人」，展開他的自由學問。朱利安博士論文延續徐復觀對詩歌的想法，寫成《含蓄的價值：中國傳統詩歌詮釋中的原創性範疇》（1985），書內研究了賦、比、興，對「興」這概念特別有興趣。

朱利安在每個中國經典的地方都停留了一陣子，下了很多工夫。例如：《為道德奠基：孟子與一位啟蒙哲學家的對談》（1995）一書，是與牟宗三對話。朱利安認為牟先生「過於突顯康德在歐洲哲學的地位，忽略笛卡兒在建構主體性整體概念中的基要地位」，¹² 因此他要從孟子開始重新展開對話。在 2000 年以前出版的書籍，自言是對中國哲學進行「工地式」的探查。

回顧朱利安幾十年來三十多本著作，前十五年比較從中國經典的對話開始；自 2000 年起，約十年間，將中國與西方經典並列互看，凸顯雙方的特質，例如《本質與裸體》¹³（2000），西方是以裸體來看到本質，而中國的裸體完全不像外國的觀念。外國所說的「本質」我們非常陌生，我們是迂迴的，重視

¹⁰ 林志明翻譯整理：〈文化撞擊與未來的哲學——專訪 François Jullien〉（Cultural Percussion and Philosophy in Future: François Jullien Interview），《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 年），頁 221-244。

¹¹ 參考（法）朱利安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Le Détour et l'accès*）（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頁 11。

¹² 葉輝：〈《東西》的若干種讀法〉，頁 473。

¹³ 朱利安著，林志明、張婉真譯：《本質或裸體》（*De l'essence ou du nu*）（臺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2004 年）。

情感的。¹⁴到了真正打動內在幽微時，是較難用語言來表述的。近年來，朱利安漸漸喜歡自己融鑄新的哲學詞彙，以回應歐洲文化未思未解的難題。「間距」概念的提出，就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二）「間距」概念簡介

《間距與之間》是 2011 年朱利安就職「他者性教席」時的演講，2013 年臺灣中譯出版。¹⁵以下分別簡述「間距」的六個面向：

1. 繞道遠方，才能重新認識「熟悉」的事物

演講詞的第一段，就出現這饒有興味的話：「當我還是梧爾木街 rue d'Ulm 高等師範學校的年輕希臘學學者時，我就決定學中文，以便更瞭解希臘文。」希臘文是歐洲哲學的源頭，朱利安早年就決定，要繞到遙遠的中國（中文），以便重新把握自己的哲學傳統。「間距」的第一要義：熟悉不等於認識。必須繞道遙遠的他方，以打開間距，才可「面對面」重新認識。

2. 批評文化多元性「差異」的概念，提出以「間距」代替

因為有主體、本質，才凸顯對方與自己的差異，差異的終點將期望折服對方「認同」自己（頁 25），最後只供變成範疇與分類的知識。朱利安提出「間距」，在距離下互相觀察、互相映照，事物才會彼此發生作用（頁 31）。

3. 「間距」的作用力，可以打開思想的皺褶，產生「孕育力」

因為不用再分類，辨明差異，間距雙方，完全可以不屬同一範疇，跨越地方性，甚至語言及歷史（頁 37）。每種文化需靠遠距離的新鮮事物，撥開其被同化很久的「思想的皺褶」，才會面對自身的突破和檢視（頁 53）。因此，「間距」作用時，不是分析性的，而是有動能的；所凸顯的不是認同，而是孕育力。

¹⁴ 參考朱利安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第一章〈他是中國人，這是中文〉，頁 4。

¹⁵ 朱利安著，卓立、林志明譯：《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L'écart et l'entre: D'une stratégie philosophique, entre pensée chinoise et*）（臺北：五南文化出版公司，2013 年）。

4. 「間距」開啟「之間」

朱利安認為：中國思想用氣息、流動和呼吸來表示「之間」，如莊子庖丁解牛的刀，在關節「之間」穿越，「之間」是一切為了自我開展而「通過」、「發生」之處（頁 63）。每一件事物若能與另一事物出現「之間」那樣地開展，生命就永不枯竭（頁 69）。

5. 「之間」的出現令雙方主體真正具有實質

這個「之間」作用時，可卸下一切天真的本體論（頁 73），從此不再思索「存有」，而思索那個「主體性之間」，這樣的主體才「具有實質」（頁 83）。然而，如斯的主體是不能預先定義的，卻是時刻被「間距」打擾、更新。「之間」令雙方界線模糊，穿過時沒人看到——但具作用力的「之間」，令城市文化充滿張力，令事物之間互相支撐支持，達至真正的文化革命（頁 87），而這正是「孕育力」的出現。

6. 通向「他者性」之路

呈現「間距」，才可突顯出他者；這個他者不會被自己併吞，也不會由於自己的投射或修改而「異化」（頁 91）；反而，「他者」確實得以成形，立足於自己的對面（頁 91）。「間距」使生命的內在產生張力與觸角，向任何最遙遠的可能敞開。

朱利安作為一名有深厚學養（希臘學）的法國人，卻在各種中國經典遊走，謀求對話，最後創造哲學新概念以圖突破西方思維的困境。這繞過遠道中國以求更新傳統的生命經歷，當年重要的學問轉捩點，是在香港。中國新儒學重鎮的幾位名家，都不堪中國大陸或臺灣當年的政治實況，潛隱香港這片「沒有成就的自由」，¹⁶ 他們在百年來英人統治的小島之上，傳續了中國的學問，而朱利安造成連結、造就這樣「間距」的效果。

¹⁶ 唐先生在〈在台講學之感想〉中有以下一段話：「但當我在台灣時，對香港卻另有一種感覺：香港固然是很自由的，一切都自由，但卻沒有什麼成果；沒有成果，即不能成就任何的使命。」此文收入《病裏乾坤》（臺北：鵝湖月刊雜誌社，1980年），頁 183。

「間距」與「之間」，努力消除實體，脫離西方的「存有」。本來，中國古書內到處都散發這些現象：「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有什麼稀奇？奇的是朱利安認真研究了幾十年中國與歐洲文明，以哲學嚴密的推理方式，辯證了人的主體性可以自「差異」的角度位移，造就「間距」，感接「之間」，生出主體與主體來回推盪時，彼此吸引的孕育力。他用精確的法語書寫再譯成中文時，變成非常地現代。經過翻譯，這是世界性的語言，不再是中國的古典，它可供整個當代人吸納使用。

許多文章早論道也斯詩內的香港反照，我個人以前的也斯評論，亦曾涉及香港詩語與臺灣詩語接續中文語境時，不同的位置與效果。然則香港配在大陸與臺灣之間，是否更能標示如何不同於兩岸的特色？也斯詩內的香港情態，除了事象種種活動，港人心靈反應等評論，也許可以借這位法國哲學家「間距」概念，觀看一位香港詩人，如何鑲嵌到香港人血脈中，典型呈現了與中國文化、中國詩語言的「間距」。

四、也斯身上的「間距」——遠距離的新鮮事物

（一）香港人的廣東話與英國式的國際視野

涉及語言，我們馬上想到香港為英國統治的事實。1997 以前，除了官方用語，一般民間商務往來也是英文。電台報紙有好幾家英文的，中小學全英文授課占大多數。在香港成長的青年，除了母語廣東話，英文是日常習用的表達方式。也斯 18-22 歲之間的散文《灰鴿早晨的話》，¹⁷ 一方面透露出國際文學視野驚人，而且懂得吸收法國及義大利新浪潮電影訊息，運用抽象畫面處理他的文字詩境。20-21 歲，為臺灣《文學季刊》編《美國地下文學》，¹⁸ 晨鐘編

¹⁷ 梁秉鈞：《灰鴿早晨的話》（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72 年）。

¹⁸ 梁秉鈞編譯：《美國地下文學》（臺北：環宇出版社，1971 年）。

《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¹⁹ 22 歲編《當代拉丁美洲小說》，²⁰ 英文能力令他直接閱讀、直接選擇，在世界文學中營造自己的品味。好比臺灣一名青年，在大學畢業前就用英文與世界溝通，做完以上的功課。可惜近年代，臺灣文學界很少聽過這種例子，而大陸 1972 年的青年，正全部流向廣闊天地僻遠鄉下，向貧下中農學習。

1997 以前的香港，未有強力推行普通話，英人靈活的統治方式，任由這個小小漁島保存原來的味道。廣東土話相較全中國統一的國語，對於香港人互相的溝通，當是然生猛、有地方味、有活力多了。再加上與全世界接軌的「英」文，英國思維帶出了國際新聞、金融起伏、世界禮儀、歐洲文明傳統，與這批自中國大陸遷徙而至的、感情黏膩的鄉土人民距離很遠，但在小島上自自然然結成一體。這些遠距離的事物，因為一個異國殖民的統治，忽然聚在一起而變得非常新鮮。

有趣的是，也斯 1949 年廣東出生，一歲多隨父母來港，住香港仔黃竹坑，爺爺喜愛像陶淵明的躬耕，有十幾畝田種菜養豬。他 11 歲起，從鄉村遷至北角，有電車叮叮行走。也斯幼年吸納的土地鄉情，得以全新迎接這商店林立人來人往的正式城市。²¹ 用英語結合廣東話的思維充滿象徵意義，令也斯日後在國際遊走，便永遠離不開地方小民的「土語土味」；也斯幼年領受的田園躬耕情懷，也一輩子跟隨著，不時有一雙「土」的眼睛，去發現大千城市的五光十色，驚喜那些滋滋趣味。

我們當然可以意識，中國一個小小省分的土話，與全世界通行的英文，有巨大的資源「差異」，一般人自然選擇向更快捷的國際接軌。但「土」卻牽連父母親身體來源，許多我們心靈與情感內，不能明白、不可臆測的深邃記憶。這時候，朱利安「間距」觀念，可恰當將這「之間」的縫隙接合。猶如上文題

¹⁹ 梁秉鈞編譯（與鄭臻合編）：《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臺北：晨鐘出版社，1970 年）。

²⁰ 梁秉鈞編譯：《當代拉丁美洲小說》（臺北：環宇出版社，1972 年）。

²¹ 也斯：《浮世巴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14-315。

及「間距」特質第三項：它不是分析性的，而是有動能的；所凸顯的不是認同，而是「孕育力」。二者之間，廣東話加上英文，令也斯的語言世界，當它活靈活現鏤刻對象之同時，有著英文強力的思辨性格，也具國際視野的文化反省力。也斯對於身上的「土」物，知道什麼更直得人間珍愛。我們在下面，將一一舉例辨明。

（二）在香港消化古老中國的世界性「間距」

中國大陸的三〇年代，內戰頻仍，新文化的激盪方興未艾。在臺灣三零年代，日本的統治與文化還延續著。香港呢？1930年港督金文泰（Clementi）上任，特別愛慕中國文化，竟與前朝遺老聯手反白話文，鼓勵港人學宗主國的西洋文化，但跳過五四摻和了西方的民國新文化，四、五十年代，香港政府還一度提倡古文。²² 如此，很早便出現猶如廿一世紀才盛行的現象：透過西方人的視野重讀中文，將中國傳統優秀素質直接搬到世界文明天秤上。在香港，沒有三〇年代左派作家的禁書（如臺灣就中斷這傳統）、也沒有古文字與白話文的爭權對壘（在臺灣舊學與新學爭執很久）。這個小島很擠迫，將兩岸各類知識人士盡量承載。有媲美元明曲詞的粵劇泰斗唐滌生；²³ 有使用中國傳統各方知識如此深入，終於風靡世界華人的金庸武俠小說；更有延續中原文化血脈的新儒家。都因這片「沒有成就的自由」，發展得丰姿嫣然。有趣的是，香港在國際間還是個純粹的金融商埠。

朱利安繞道中文重鑄歐洲傳統，他的「間距」概念可以將香港因特殊經歷

²²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12年），頁19，其中有言：「一九三〇年任港督的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特別愛慕中國傳統文化，與前朝的遺老聯手反對白話文，揚言振興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西洋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

²³ 唐滌生（1917-1959），是香港最有名的粵劇編劇，如〈帝女花〉、〈再世紅梅花〉，2017年4月18日，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百丈銀光：唐滌生百歲誕辰紀念展」。

造就的態勢，在兩岸之間辨認得更清楚。對於也斯，不明所以持續地深情於香港的一位作家，要詮釋他的成果時，是否須更進一層，查看語言尖端指向的，這大團纏繞而不斷震顫的，完全異於左右兩岸之間，因太多來源激盪而充滿「間距」孕育力的香港文明？

五、也斯在中國詩學上打開的「間距」效果

（一）古典山水筆法的現代表達

也斯說：「詩……是那些我們欲言又止、未能準確命名，想抓住又轉眼漂失的自由。」²⁴ 他看見香港的混雜性，「從最傳統舊詩詞到影視廣播和日本漫畫而生的書寫都有。」²⁵ 如何撥開迷霧，濾去陳言，好好地摸索這身處的世界？他最後決定「需追尋其他經驗作為比較，有助你更好地認識和表達一個地方。」²⁶ 於是，他「曾試用古典山水詩純粹直接呈現的方法，來寫這個現代都市。」²⁷ 此外，也採用民歌的口語感寫生活感受。為了消散一般人對香港的成見，在文字和影像間加入反省。

也斯是葉維廉在聖地牙哥指導的博士生，先生是有名的王維英譯，他的譯筆影響了當年美國探索語言改革的詩人。²⁸ 也斯的學養令他創作時就有一個豐厚的背景。葉老師的古典唐詩英譯，在現代美國的背景下，生出一種奇特的語

²⁴ 羈魂、梁秉鈞對談：〈詩·越界·文化探索〉，《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頁 41-42。

²⁵ 梁秉鈞與六位作家座談：〈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同前註，頁 24。

²⁶ 羈魂、梁秉鈞對談：〈詩·越界·文化探索〉，同前註，頁 41。

²⁷ 同前註。

²⁸ 翁文嫻：〈「出神」與「凝注」：詩人的心怎麼會去得這樣遠——葉維廉詩學專訪〉，《台灣文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15 年）。請參考頁 204-211 有關「翻譯的要領」及「東西方語言轉換的前衛性」兩節。

法效果。也斯因而能自覺地說出他詩內「古典山水」筆法連結現代都市，畫面影像連結反省性的文化歷史。不過，事實上他未修葉老師詩學課時（1973年），他的詩已寫成這樣。這類破除成規的取用，只為了更體認他觸碰到的香港複雜處境。

也斯的博士論文，曾專研一系列三〇年代作家的現代性，²⁹ 其中研究穆旦詩時，特別注意到：「對於一個中國現代詩人來說，要撇開許多俗成的觀念和已成濫調的套語，重新坦率地探索現代人的自我，是加倍困難的。許多人止於表面的假象，不願進入陌生蕪亂的境地。」也斯注意到，當年的穆旦就能反成規俗見，發展到現代主義的內省階段，強調自我的破碎和轉變，是一個「不斷分裂的個體」。³⁰

也斯對穆旦的研究，回看他自己的詩，我們可能更能體會他說的「山水詩筆法」。等於是，他所寫的風物，如果跳開「已成濫調」的套語，大千世界將沒有成見地，完全以不同的風貌進來。有如古典詩中王維的呈現方式，「虛」去主體成見，不加整理。在山水詩人的世界裏，大自然的悠遠渾厚得完全入目，然而，在現代生活中，主體的複雜性「如是」呈現時，那個不協調、突兀、衝突分裂的主體，由於作者的「山水式表達」，「我」將完全承接。表面上，「我」好像隱藏了，但「我」的內情總總，確可以在風物的「遊走」中，被讀者感知，一個不容易判斷，非常複雜的「我」，就出現了。也斯的詩，常被討論者注意到，只是很少人說出，它們的創新點，是古典山水詩的筆法、加現代都市「自我虛幻又不可把持」的「我」之主體。遠距離的事物，有如上文引述朱利安「間距」內說到的，他們雙方「面對自身的突破和檢視」，產生強大的孕育力。山水詩筆法的「自然呈現」之內容，轉換成現代都市風貌中那觀看的眼晴：一種

²⁹ Leung Ping-kwan (也斯),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 (對抗的美學：三〇年代中國詩人現代主義研究 1936-1949),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4.

³⁰ 梁秉鈞：〈穆旦與現代的我〉（1984），《梁秉鈞卷》（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281-292。

不選擇、不排拒、不勉強協調的觀看方式，例如這首 1973 年的〈後窗〉：³¹

從搭著濕地拖的後窗望出去
雨滴偶然無聲
從橫生的沙玻璃滴下
灰濛濛的海面上
一艘渡輪經過
是午後的幾點鐘呢
化學工廠的旗幟帶著雨的重量垂下
起重機的黃臂
緩緩舉起來打一個呵欠
窗玻璃乾燥的這面蒙滿灰塵
另一面是雨的濡濕
連接廣大的海洋
這一刻籠罩的雲霧叫人相信
對岸也不過是同樣的房舍
俯首只見小舟和車輛
無聲同泊於堤的兩旁
近岸處湧動深淺兩色波濤

我們可以在也斯的取景中，看到完全不同的「詩意焦距」。一般詩的觀點，寫海景很難忍受同時有一個「拖把」，還溼漉漉蠻噁心地。那個窗有雨滴，看到海景，本來也很有「詩意」，可是，海上同時看到「化學工廠」，還有正動著的「起重機的黃臂」……也斯不忌諱地、無隔閡地，將眼下景物「純粹」地出現，馬上連成一片，將蒙塵玻璃連接廣大的海洋，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世界。自我主體的駁雜矛盾性格（如他所研究三〇年代的穆旦），也隨著景物的特殊視點被塑造出來。

³¹ 梁秉鈞：〈後窗〉（1973），《梁秉鈞 50 年詩選》，頁 33。

如果不是也斯自己提到，他詩內描繪的香港，恐怕不易想到古典「山水詩」。但也斯出過一本詩集《游詩》，強調「遊走」在景物之間。在《游詩》〈後記〉，³² 他有自稱這種寫景方式，是「發現的詩學」：

每個人的所遇和所感有所不同。所遇和所感的關係表現在詩裏通常有兩種模式：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象徵的詩學，詩人所感已整理為一獨立自存的內心世界，對外在世界所遇因而覺得不重要，有什麼也只是割截扭拗做為投射內心世界的象徵符號；一種我們可稱之為發現的詩學，即詩人並不強調把內心意識籠罩在萬物上，而是走入萬物，觀看感受所遇的一切，發現它們的道理。我自己比較接近後面那一種態度。

多位評論者也注意到，也斯的敘事主體，通常是不明顯去選擇、切割、簡略、變化外象之形，而彷彿與外物共遊並進退。但他「發現」外物的方式，並非如西洋的「模仿」，有結構、分析性地把握對象體，我們讀詩時，能感到詩人主體的呼吸氣韻，形成一種舒服的聲調撐持全詩。白話文性格的分析加上古典山水詩觀外物的筆法，再加聲音氣韻的串聯，確實是更遙遠的多方事物之綜合體。例如上文所引，朱利安「間距」的第三項特質：

因為不用再分類，辨明差異，間距雙方，完全可以不屬同一範疇，跨越地方性，甚至語言及歷史（頁 37）。每種文化需靠遠距離的新鮮事物，撥開其被同化很久的「思想的皺褶」，才會面對自身的突破和檢視（頁 53）。

等於說，也斯許多用白話文精準鏤刻外象的詩，那個中國詩主流的抒情傳統，並未從他筆下離去。他描述外象同時，我們可感知這個主體的心象。高友工在討論「抒情傳統過程」與「描述過程」，有說：

「『抒情過程』與其『書寫對象』是溝通為一的，因為這種體裁往往用於『抒情詩』，所以也是一種詩感過程與『詩感對象』的連續性。」³³

高友工所指的抒情詩自然指古典詩，隨便拎一首謝靈運的山水作品：

³² 梁秉鈞：〈後記〉，《游詩》（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1985 年），頁 66。

³³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濟材料的意義與解釋〉，氏著：《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89。

朝且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瀟。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孤遊非情嘆，賞廢理誰通？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³⁴

這些烟氤流動的山景我們太熟悉，但如果隨著攀高爬低的遊走視點，「老實」說出眼底景色，那麼二十世紀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海島，一定不是謝靈運樹影與山角的切入：陽崖、陰峰、曲折水洲、豐茂長松，再去到嫩竹的綠筍，或蒲草的紫茸。小民的生活現實、工業機械、地理特性；那些洗地拖把、雨滴油污、起重機黃臂、塵垢玻璃外的海……。因為現代白話文，更或是電影畫面的學習，令也斯的山水筆法，呈現出完全迥異自南北朝至唐朝的抒情內容。我前篇論文曾利用《詩經》的日常性，來點出也斯景物的特色，³⁵但運用朱利安「間距」的遠距離接合觀念，可以更能說明問題。也斯運用古典山水詩筆法，令我們的現代詩主體，突然間可以遼闊了許多。當事物不排除地進入眼臉，世界會充滿許多奇趣。一如朱利安再說：「間距」開啟「之間」——

中國思想用氣息、流動和呼吸來表示「之間」，如莊子庖丁解牛的刀，在關節「之間」穿越，「之間」是一切為了自我開展而「通過」、「發生」之處（頁 63）。

每一件事物若能與另一事物出現「之間」那樣地開展，生命就永不枯竭（頁 69）。

此處引言，令我們明白了，也斯的現代景物書寫，令廿一世紀的讀者，更能明白古典「山水詩筆法」的真義。

³⁴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頁 172。

³⁵ 翁文嫻：〈無限承接的溫柔——梁秉鈞詩學的香港角色〉，頁 5-12。

（二）精準鏤刻的時空傳遞出格物致知

我在第一篇論文曾研究過，也斯 1970 年以前的詩有抽象寫法，如〈雨之屋〉、〈浪與書〉、〈未昇〉、〈雨痂〉等，但他很快拋棄了這樣的角度。³⁶ 1974 年後，例如〈拆建中的摩囉街〉：摩囉街有賣骨董老人，污水淹至他的腳跟；〈中午在鰂魚涌〉：在荒置土地上生鏽的鐵枝有昆蟲爬行；〈新蒲崗的雨天〉：雨從蓋著透明膠布的攤子棚架滴落，滴進下班工廠人潮領子內。這些詩，除了有準確的時間外，空間是什麼狀況，還非得交待指明。這些詩的空間，有時沿事情發展有不同的場合。例如〈信〉³⁷（1974）裏有寄信人的生活空間、收信人工作的私人桌面、辦公室眾人活動的空間。又如〈給一位住在洛杉磯的友人〉³⁸（1978），寫那輛老爺車走走停停，就穿過洛杉磯唐人街好幾處不同的店鋪街景。若果只有一面景，我們會看到如電影畫面，如照片停格。若詩內有好幾個不同空間，除了有事件與句子的音樂性將它們串起外，在不同的切面描述中，也斯會有突然出現的感觸，或文化省思，這些句子在純樸空間的鏤刻中，非常耐嚼。如上舉〈洛杉磯〉一詩：

……飛馳是愉快的
在日常的鐘點裏
往往 充滿停頓
你說事情就是如此
你已不計較……
……
雜貨舖裏層層疊起
所有瑣碎變成重要的物質

³⁶ 同前註。

³⁷ 梁秉鈞：〈信〉（1974），《梁秉鈞 50 年詩選》，頁 497-500。

³⁸ 梁秉鈞：《梁秉鈞卷》，頁 110-111。

又如更有名的〈給苦瓜的頌詩〉³⁹（1988），有許多被引用的佳句：

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裏恢復過來
其它都不重要了
人家不喜歡你皺眉的樣子
我卻不會從你臉上尋找平坦的風景
度過的歲月都摺疊起來
並沒有消失
老去的瓜
我知道你心裏也有
柔軟鮮明的事物
.....

以上引詩流露的，有關中華民族的忍耐、不計較、或含辛茹苦的歲月、沉默與堅持，這些優美的「德性」，能如此明白說出，又自然鑲在形象事象的血肉中。但也斯語言，完全是英文語法準確指涉，空間固定，每一個個別物品，他都用英文思維、明白的電影畫面感，鏤刻出它們特有的「土」味，遠離他老師葉維廉所述，中國古典詩的「含渾」⁴⁰特質，這些不「含渾」的情境描述，恰可以自然出現反思，達到如古語所謂「格物」而「致知」的效果。

我們再讀他一首〈盆栽〉⁴¹（1977），這個盆栽極小，只是一個椰子殼。但詩頗長，詩人寫日影的移動，自破曉、到正午、至黃昏。等於在旁的主人，終日守候，才看到浮光日影的變化。起初，主人對於他的盆栽，並非馬上就能愛。因為盆栽不一定美，主人會厭倦——

……我也曾懷疑盆中
短暫如蜉蝣的生命

³⁹ 梁秉鈞：《梁秉鈞 50 年詩選》，頁 811。

⁴⁰ 葉維廉有關東西方語言特性的討論中，多篇文章都有涉及這議題，例如葉維廉：〈語法與表現〉，氏著：《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頁 55。

⁴¹ 梁秉鈞：《梁秉鈞 50 年詩選》，頁 779-284。

當遠山的竹林有煥發的光

盆栽仍有陰暗，我也曾厭倦……

整個竹林那麼大，當然比這「屬於我的」盆栽好看太多了。究竟要自己擁有這小小的一角，還是乾脆走離這「不值一看」的角落明智些？也斯〈盆栽〉詩如是轉了四、五次主人與對象關係的變化。若主人關切時，「那在陰暗裏轉出明亮的心／灌注在小小的盆栽上」，盆栽就會回應：「當微風吹來／它也顫慄／語言嚙在葉尖／感應在空氣裏」。

由於主人也會嫌東嫌西，會選擇比較，正確看到，這實在只是一個椰殼，小小寒傖的植物。而盆栽也實在難看「懷疑使綠色焦黃……每日清晨的水滴／從盆栽底漏去，生命／是笨拙而有限的」。

情感是甚麼？當我們持續交付的對象，最後發現，他不過是一個椰殼種出來的幾片葉！我與它，整個的居住環境，也不過同在許多樓層中間的一個斗室。它還偶然會被壞掉跌下的百葉窗，折斷。生存狀況，整個是那末淒慘，但這是香港人的實境，我們讀到這段短暫的盆栽因緣，幾乎就簡直覺得，這是香港人在狹窄空間裏生出的「愛」了。也斯〈盆栽〉的結局如是寫：

……你說那株拗曲

又折斷的仙人掌？

經過一段日子

它又會再帶著溫柔的心

在中斷的地方再攀爬

當你懷疑，你見它停在塵埃裏

等你相信，又見它從傷口

怯怯地伸出手來

每次讀到這幾句，我總不只一次地流下淚來。

盆栽主人內心，被也斯描繪得如上文體會到的穆旦，是一個「不斷分裂的個體」。而這小小的盆栽，被日夕客觀對望，完全明辨出它的渺小、瑣碎和笨拙。在這互相「對壘」的情況下，如何持續發生連繫、愛慕和依戀？古人說：

先「格物」後，才能「致知」。我們在今日，如何深入物象，又如何在物象與「我的主體」間辨明那絲絲的關係？透過閱讀也斯的詩，他將時空內物象精準的變化，緩緩呈現。在四、五次繁複轉變中，經過觀察、完整把握對象（有如「格物」之過程），我們得安穩地，有了「知是知非」的抉擇能力，詩人最後辨出情感的真義。

另一首詩〈家破〉，⁴² 前半段如豆腐干體，有 21 行，每行 11 個字，非常穩固，因為這是「家」。直到第 22 行內容：「但你說：我們還是離去吧」（這句連標點也是 11 個字）開始，才有參差長短句，彷彿這個家已在動搖。在句法排列的整齊與否中，詩人就洩露不少訊息。

也斯的〈家破〉是 1989 年，這時，他的情境鏤刻與格物感知的表達力已非常純熟。〈家破〉寫某種外在的力量，令我們想不離開這個城市，這二人相處多年的「家」，已不可能。全詩寫這個家，有如前面說很不堪一看的盆栽，它的空間很窄，有許多累積的污垢，地板太髒。「我與你」共組成這個家，「我們逐漸成了彼此的靠椅」，靠椅一詞，確充滿悠長的情意。由於「感知」句法，讀者輕易把握到所在的城市：「是褴褛的空間但可以遠眺／向長空萬里要求選擇自由／讓我們悼念也讓我們批評／不要強加許多扭曲的名字／大家在前庭對話不再後門」。也斯輕輕寫出這五句，將香港這小島的特質完全揭露，它準備迎接一個全新的政制，這個城市氛圍包裹的這個家，如今開始轉變了：「你說離開這暫時的家可以重建新的家／可疑的只要帶著我們心中的桌椅／我並不害怕，只是說不出話」。

這四句平淡的話，我感到比多少叫喊抗議更有份量：因為它是自我反省的，我們若有感情，就會有家與國感情牽扯的難題，到處是平等拉扯的「形勢」。中國傳統說「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詩人的性情，令我們相信他。有關 1989 的詩可能無數，但也斯只是踏實地想到他的「家的去向」，中國人誰不關注自己的家呢？

⁴² 同前註，頁 267-269。

默默地坐著，聽見彼此的安慰
我們都忍不住流下淚來
這時所有的燈光突然熄滅
東南那邊為什麼人群開始挪動？
忽然有一陣什麼輾裂的聲音
啪啪的巨響來到我們之間
地面搖動人像玻璃和花盆那樣碎散
在砸爛的泥土上我連忙扶你起來
卻發覺，你這答應與我重建一個家的
卻好似再也站不起來了

香港人讀這個，非常真實。也只能是香港這個時空的人才明白，也斯語言用意，完全不要古典詩每字每句的無邊指涉，他專情執念地寫某一時刻某一地點的事物。過一年過十年可能不一樣，但無損這二十八年後，我們還深切逼真地見到，那一年，大家都有「家破」的感覺。

〈盆栽〉主人的心，在情感付出或感知對象狹小之間，是一個不斷分裂的個體。古典詩的含渾筆法裏，不可能有這樣的層次，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觀察。但人間的情愛分量，在也斯詩語言空間的變化表現下，猶如將真實狀況「揭發」了，令情愛的姿態被準確感知。這再不是三〇年代、甚至六七〇年代的浪漫了，但這情愛正是我們日常小民的真情實感。

〈家破〉詩其中幾行，有如為香港這城市呼喊她行將消失的身份特性：「不要強加許多扭曲的名字／大家在前庭對話不在後門」，二句的指涉，已越過「香港」，我們大概可以感到，它指涉著目前中國的文化狀況。也斯用明白如口語的聲調，表面上寫自己的家已「破」、香港人的家已「破」，但我們若再用這些走後門，加以「扭曲」的語言態度，我們華人的家可能是永遠會破，「好似再也站不起來了」。

兩首詩寫出香港人生活的內「情」，在這如實的揭發中，詩令我們觸撫、看清一種生存的樣貌，詩人對於困迫的現實，不用嫌棄；對於強權，也不是責

備。讀者只沿著他的文字，進入他內心柔軟處喊叫，於是緩緩感覺到，自己彷彿也生出一份抉擇的良知。

（三）層層深入的景物載滿似有還無的情感難題

也斯作為香港人，他那麼龐大的詩數目，如果挑出情詩會有幾首呢？我們印象最深的，是 1971 年的〈麵包店〉：⁴³「即使是這麼破爛的路／那也是了不起的／那麼溫暖的笑／那感覺／就像有一個麵包夾子在胸膛裏攪動……。」但很快，這類兩性互動的詩就很少了。雖然在「蓮葉」⁴⁴系列裏有若干隱約的情，但也隱得太深令人不好意思追探。再過來是晚年的「聊齋」，或「詩經」⁴⁵系列，借古喻今式的移情，也太過書卷味了。

也斯沒有這些追求中或失戀中的愛情詩，他的情卻真是另外一格。一般現代詩人少能觸及這領域：他寫出男女相處之間既存在又隱隱移動、或不覺流逝變化中的情，這太難寫然而才真合乎中國人的相處風格。杜牧詩說：「多情卻是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⁴⁶這些古典詩是非常含渾的，來到白話文的世界，那些日常事務，既黏膩又不得不如此的互動，所謂真實而複雜的處境。以下分別舉〈龔〉、〈木瓜〉、〈雙梨〉為例：

1. 〈龔〉（1973）：⁴⁷

頭髮都垂到紅衣上

你正低下頭

翻看一本石濤

一面從心裏笑出來

⁴³ 同前註，頁 436-438。

⁴⁴ 同前註，共有 16 首詩。

⁴⁵ 這兩組詩可參考註 3《梁秉鈞 50 年詩選》其中「古籍」一項，有「誌異」及「詩經練習」兩組，頁 677-718。

⁴⁶ 杜牧：〈贈別二首〉，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312。

⁴⁷ 梁秉鈞：《梁秉鈞 50 年詩選》，頁 439。

陽光照著書頁和妳的臉
這時我剛從外面回來
疲倦且煩躁：
「這麼熱的天氣，
怎不坐到那邊的陰影裏去？」
「甚麼？」你說你聽不清楚：
「當我戀愛的時候，
就總有一隻耳朵聾了。」

紅衣女生的笑為了石濤的書，還是因為戀愛呢？那個「他」從外面回來，真的，人有時就是這樣「疲倦且煩躁」，但他仍關心她何不坐到陰影中；而那個她耳聾了，聽不清他，還是她與太好看的書在戀愛？

白話文令這詩表達情態層層往裏面轉，看到二人的情本可交合，卻不相遇，可能落空……。但這白話語意竟可做出奇特的模糊效果，近乎古典詩似有還無的境界。我們若以朱利安「間距」觀念，更能看清也斯已在詩語言的努力上，如何用白話準確性格，表達出人生情態裏，不可避免的、偶然態勢中歧出的心緒；那可能滋生的、萬事萬物變異的契機——卻還鼓在表面張力下，一片含糊。這詩採用清晰的畫面、對白，切割一個準確的時空。這個坐在室內看書看得心花怒放的她，映襯著疲倦且煩躁、自外面回來的他，相愛的二人相處，確實也有這類偶然不知如何調合的時刻。這兒詩人非常巧妙地運用了中文的性能，令她「聽不清楚」。女主角說出「戀愛」的話，也可能有多重指涉，（她故意聽不到他的話嗎？她正在與另一位書中作者戀愛嗎？）令他與她之間的「情」狀，完全不能定義。

2. 〈木瓜〉（1990）⁴⁸

令人感動也感慨的，是〈木瓜〉。同一個屋簷下活動的二人，在「吃木瓜」

⁴⁸ 同前註，頁 576-578。

的辨認中摸索感情，但言語的遇合偏又有那麼多可能的偏差。凡處理感情議題的，也斯在準確時空的「景」之下，往往加些完全不能確定的情態——

你把說話寫在紙上送給我
我沒有甚麼可送，寫下：

「木瓜！」切開來，那麼多
點點黑色的不確定的東西

你說過喜歡吃，但我不知道
話說出以後有沒有改變了主意

我每次買了木瓜放在冰箱裏
總碰上你不在，是言語的問題

還是木瓜的問題？我只能從
眼見的青黃色的瓜皮上去挑選

我只能在那個青黃色的層次上
回答，並不知道你裏面還有甚麼
.....

〈木瓜〉全詩排列，每兩行一個段落。這兩行的語意總是相反的，但表面看來，好像只是日常的時間順序，並無故意突出相反的意思，以為買到共同喜歡吃的木瓜，二人來往的「情」就可重新連接了。但「你」總不在。第六段，自皮上青黃色層次，輕輕猜疑到「你」內心存有的事物。也斯此處運用了中文不必確定主詞的特性，令木瓜皮內包覆的物件，一語雙關。

這兒的「不協調」，二人的「差異」與「對壘」，都非常微婉，一不小心，完全體會不出來。詩發展下去，酸話就愈來愈明顯：「不要牽連了什麼，黏著

了揮不去／有時又捉摸不住不知滑往何方」。

這首詩層層疊出一種溝通的變化，並非有什麼故事，但人與人相處的景狀，讀者會因共鳴投入而驚心動魄，最後，我們生活的狀況只能如是——

……不，真的，我只是想與你
好好的吃個木瓜，但你我過去

吃過的木瓜在眼前這個木瓜裏
剖開來又看見了許多新的種籽

也斯體內流著的廣東話，令他的詩語言傾向日常化、生活化、口語化，再加上英文思維的縝密邏輯與推演能力，令他這首〈木瓜〉詩，綿密地帶著讀者進入一個「捉摸不住不知滑向何方」的，二人朝夕面對的相處狀態。華人詩內少有碰到的，有關情愛的人如何慢慢生出「黏着了揮不去」的傷痕。然而，傷是不易看到的，我們只見他們的親愛互動：關注對方、留字條、買木瓜給對方吃、懷念過往吃木瓜的甜美日子……。這一個切面，交疊著另一個切面：不願意看這麼多話、擔心對方已改變、猜測不青不黃的瓜皮內還有什麼訊息、點點黑木瓜籽很礙眼令人生疑……。情意究竟有還是沒有？一切並存而不能確定。

吃過木瓜後，二人是否就無事了呢？的確，能夠不再用言語刺傷，不至於「打」起來，調頭離去，這確是中國人的習性，相處之道。但詩人將心象感受重頭至尾，如電影畫面紀錄下來，情意被灼傷的疤痕，就永難磨滅。這些傷痕，確是中國傳統詩內從沒出現過的。那「點點黑色的不確定的東西」令人聯想翩遠。我們想及朱利安「間距」的第五項說道：「『之間』令雙方界線模糊，穿過時沒人看到——但具作用力的『之間』，令城市文化充滿張力」。如上文論述，也斯用準確的鏤刻寫親愛者情感的模糊，除了如此的「間距」狀況，也斯也在〈木瓜〉詩內，寫出了男女「之間」，並非男御女或女勝男，而是「『之間』的出現令雙方主體真正具有實質」。這樣的「情」之書寫，處境實況的把握，更新了我們的視野。

3. 「雙梨」（1990）：⁴⁹

也斯後期詩在形成上有所突破。〈雙梨〉四段，每一段都是八行，連句子的長度都差不多。有如回到早期聞一多提出的「豆腐干體」。

若果說，木瓜的牽繫充滿挫敗感，則這首「梨」，是「離」了。但題目為「雙梨」，寫一對如孿生枝頭的梨，他們是多麼同類、多麼了解，二者的感應超強。也斯用堅固的形式，包裹這一雙同命的梨，但他們最後是無法挽回地離開。整首詩排列甚至有如音律的節奏，是有美感的，廣東話念起來，緩緩的呼吸也很舒服好聽，也斯顯然經過心思設計：這「雙」梨多麼合拍、多麼匹配啊！外貌型態真是好看呢！然而，裏面有不得不、阻止自己溶入對方的情節。

也斯詩內的難題，出現了不是政治攻擊的對象、也非社會問題、既非年歲、亦非二人個性不合，更不見如俗說的第三者「外遇」。二人而且是天生匹配、同類得彼此聆聽到對方。這穩定的包覆形式，一如詩的整齊句法，一個看來「無事」的「恆常」狀況，也斯清晰地在其中說出二人變化，為了什麼呢？也說不出來：「我們逐漸被碰撞成不同的形狀／重遇時添了歲月的重量」。其中一人，因為太愛慕對方，也可能成為離去的因素：「我的確夢想接近你自足的姿態／所以靦腆地移開離你越來愈遠。」

非常口語的句子，令讀者一聽就懂，就能想到人與人相處的實況。令詩在四個段落中，這兩只不能融入的梨，有時，其中一只還會夢到另一只，認為：「我從你嗅到自己的氣息」——這該是多麼深的情感呢！但這兩只梨仍只能是「離」，皮上有傷，內心胸湧。最後一段：

但周圍的事物逐漸離我遠了
一切流逝祇剩下朦朧的輪廓
我竭力阻止自己不要傾身向外
洶湧的聲音內化成為層層沉默
皮膚瘀黑的斑痕是碰撞的結果

⁴⁹ 同前註，頁 574-575。

薄皮下掩藏的汁液隨時要流瀉
盡力避免輕易的濺露，不如凝聚
在彼此的忽視中沉甸甸地生長

〈雙梨〉同類、同命又牽繫，最後還是「離」了。在彼此的忽視下「沉甸甸」地生長，是飽滿嗎？還是沉重？也斯亦同時用了中文似有還無的雙關特性。

這一小節表達「層層深入的景物」，我們舉出三首詩，都寫二人相愛的內容。互動狀況愈多，愈相愛相似，結局卻愈疏遠。也斯的敘事手法，不離棄日常，不必遠去天邊想像，就可以近取於身，連結譬喻出華人情感內，夫婦日常的驚天巨浪。對於中國古典詩內我們熟習的記憶：杜甫如何「清輝玉臂寒」想念他妻子；元稹「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說明他對亡妻的後悔。這些都是一方思念另一方的美好。時至二十世紀，當另一方的女性也成長為一名清晰的主體時，兩個主體將如何因「間距」而生出張力？現代華人的男詩人，其實是不易接受且「虛」出位置，認真探討這項新鮮的物事。相比下，也斯在這兒開出一條寬廣的路，也可以說，在題材的探索上，為中國詩學拉出一個很大的「間距」。

上列三個章節，企圖用不同詩例，分析也斯在中國詩傳統下創造出的新鮮事物。過程中，讀過古典詩的會覺得，這「情味」很熟悉，但也斯採用西文鏤刻語法，電影呈現畫面，又不時運用文言文主語不確定的指涉，語言混雜的效果，這些遠方事物的「間距」，卻造就了很好的「孕育力」：一、運用山水詩的「無我」、「遊走」態度，令小島鄉村過渡到國際城市的整個過程，無間呈現，紀錄了一個時代的新鮮感。二、準確鏤刻的時空，令我們把握了自我的感知，這是真正屬於華人的「存在主義」。再不需嚮往西方情態以為自己是如此虛無挫敗，從詩人溫柔心意，每一刻的體驗摸索，可以開始真正的路徑。三、也斯擅用層層深入變化的景物，寄寓現代詩人少能觸碰的話題：情感深摯的二人相處，這難題是無解的，但我們一閉眼，完全到處都是。

五、結 論

朱利安的「間距」概念，繞過遠道，將熟悉的事物重新認識、將不同範疇、距離遙遠的 A 與 B 並列，令它們「之間」發生變化，令它們彼此作用而更新了自身。香港與英國的關係，香港被英國調理後再與中國的關係，在大的結構上，正可用「間距」現象說明這三方的互動。但如果沒有也斯的作品，我們很難具體辨認三個地方的交流與「間距」實情。是透過詩人血氣的連結，我們在詩內讀出種種的訊息。

中國詩學的「詩言志」，透過高友工說「志」是詩人整個「內在情態」的表述，並非真有什麼與「情」不同的另一面的「志」。⁵⁰ 中國文學在形象中就可以表達情意，但變成白話文之後，產生了諸多問題。也斯英文嫻熟的運用，令他在把握物象時，有一個「對象」的態度，而不是與之合而為一，所以他可以將「物象」鏤刻、也可以對物象發言，這「內情」便不只純粹感情，而是可以針砭是非，因「格物」而「致知」的、每一刻新鮮的感觸與決定。這種運用準確白話把握實情的態度，在中國傳統中以詩表達的文類上不容易，因而顯得更珍貴。

另外提到事象準確下的「情」之表達，也斯非常不容易地，切進男女相處中、如薄膜般一繃就破的情態。如此含蓄、如此溫厚期待、又如此敏感傷神，在中文詩裏少見。也斯的「我」並不伸張，但每時刻非常準確清晰地存在著。也斯詩內的世界很廣闊，但「我」很卑微、隱約，令人想到久遠古書內的中國

⁵⁰ 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124-127。在抒情與言志的關係中，個人認為高友工的研究最為深入，他引述「詩誌」原出自〈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吳相奪倫，神人以和。歷代批評家最重視詩言志這句，而忽略了其他部分的更豐富的内容。」由於「志」需要牽連下面的幾項事務，才出現「和」的意境，因此，「志」有其複雜矛盾的條件，藝術形式的完成，才能體驗意義。

人，但所有資料顯示，都說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沒有中國文化，也斯的作品顯示，他用一生去反對這句話。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

二、近人論著

也 斯：《浮世巴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卓 立：《暢活存在：進入朱利安的思想》，臺北：開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 年 7 月。

* 林志明翻譯整理：〈文化撞擊與未來的哲學——專訪 François Jullien〉（*Cultural Percussion and Philosophy in Future: François Jullien Interview*），《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 年）。

唐君毅：〈在台講學之感想〉，《病裏乾坤》，臺北：鵝湖月刊雜誌社，1980 年。

*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

* 翁文嫻：〈無限承接的溫柔——梁秉鈞詩學的香港角色〉，香港《文學評論》第 14 期（2011 年 6 月）。

翁文嫻：〈尋找一種「也斯的敘事體」——港台之間的交流與騷動〉，《文訊》第 336 期（2013 年 10 月）。

翁文嫻：〈梁秉鈞 50 年詩選·跋〉，《梁秉鈞 50 年詩選》，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翁文嫻：〈蒙塵玻璃連接廣大的海洋〉，《香港文學》第 352 期（2014 年 4 月）。

- * 翁文嫻：〈「出神」與「凝注」：詩人的心怎麼會去得這樣遠——葉維廉詩學專訪〉，《臺灣文學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2015 年。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 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 年。

梁秉鈞編譯（與鄭臻合編）：《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臺北：晨鐘出版社，1970 年。

梁秉鈞編譯：《美國地下文學》，臺北：環宇出版社，1971 年。

梁秉鈞編譯：《當代拉丁美洲小說》，臺北：環宇出版社，1972 年。

梁秉鈞：《灰鴿早晨的話》，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72 年。

梁秉鈞：《游詩》，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1985 年。

梁秉鈞：《梁秉鈞卷》，香港：三聯書店，1989 年。

- * 梁秉鈞：《梁秉鈞 50 年詩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黃淑賢、吳煦斌主編：《回看也斯》（1949-2013），也斯追思會紀念專輯，2014 年。

- * 葉維廉：《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年。

葉 輝：〈《東西》的若干種讀法〉，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 年。

羈 魂、梁秉鈞對談：〈詩·越界·文化探索〉，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 年。

梁秉鈞與六位作家座談：〈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 年。

- (法) 朱利安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Le Détour et l'accès*)，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
- * (法) 朱利安著，林志明、張婉真譯：《本質或裸體》(*De l'essence ou du nu*)，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4 年。
- * (法) 朱利安著，卓立、林志明譯：《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L'écart et l'entre: D'une stratégie philosophique, entre pensée chinoise et européenne*)，臺北：五南文化出版公司，2013 年。
- Leung Ping-kwan (也斯),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 (對抗的美學：三〇年代中國詩人現代主義研究 1936-1949), 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4.
-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S.-Y. (Ed.). (2012). *Jianyue de yexing: Leung Ping-Kwan xinshi zuopin pinglun ziliao huibian* [The night walk of usurpation: A compilation of comment documents on Leung Ping-Kwan's works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Hong Kong: Culture Plus.
- Kao, Y.-K. (2004). *Analects of Chinese aesthetic classic and literatur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Jullien, F. (2004). *De l'essence ou du nu* (Lin Ch.-M. & Chang W.-Ch., Trans.). Taipei: Gui-Guan.
- Jullien, F. (2013). *L'écart et l'entre: D'une stratégie philosophique, entre pensée chinoise et européenne* (E. Lin & Lin Ch.-M., Trans.). Taipei: Wu-Nan.
- Leung, P.-Kw. (2014). *Selected poems of Leung Ping-kwan, 1963-2012*.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Lin, Ch.-M. (Trans.). (2005). Cultural percussion and philosophy in future: François Jullien interview.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

-
- Lin, E. (2018). *Chang huo cunzai: Jinru Zhuli'an de sixiang* [Existence: Entering François Jullien's thoughts]. Taipei: Open Learning.
- Yip, W.-L. (1983). *Bijiao shixue* [Comparative poetics]. Taipei: Dong Da.
- Yung, M.-H. (2011). Wuxian chengjie de wenrou: Leung Ping-Kwan shixue de Xianggang jiaose [The tenderness carried by infinite continuity: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Leung Ping-Kwan's poetics]. *Hong Kong Literature Study*, 14.
- Yung, M.-H. (2015). Ecstasy and concentration: How can a poet's mind go so far—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Wai-Lim Yip. *Taiwan Literature Studies*, 8.

